

# 九重天

赵大年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的神秘领域 爱情纪律无情人有情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的神秘领域 爱情纪律无情人有情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的神秘领域



17

# 九重天

---

赵大年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九重天/赵大年著.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12

(十月长篇小说创作丛书)

ISBN 7-5302-0533-1

I.九… II.赵…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7513 号

十月长篇小说创作丛书

**九重天**

JIU CHONG TIAN

赵大年 著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朝阳展望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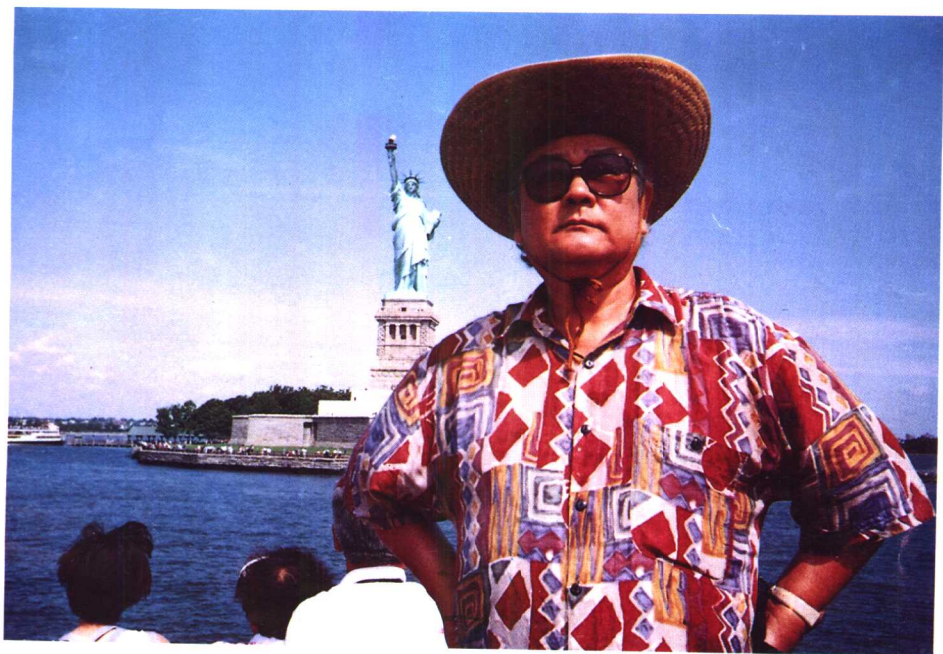
\*

850×1168毫米32开本10.5印张242000字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02-0533-1

1·538 定价:16.00元



作者照片

婚说，恋人之间思念之情达到了错怪对方的时候，达到了“胡思乱想”的程度，那就应该结婚了，这话也许是对的。何美华飞来北京，见到了既没受伤，也没生病的李继业，第一件事就是喜敲是结婚的日子和地点。

“日子好说，”李继业非常高兴，“就视过了：澳星上天，救人下跪。”

经过前几天的“胡思乱想”，何美华也尝够了苦衷的滋味儿，决心抓住命运之神，不再宽宥，“一言为定：澳星上天，马上举行婚礼。我回去就邀请两位妈，……你说，是来北京呢，还是在重庆去重庆？”

李继业哈哈大笑，“宝贝儿，我比你还急哪。‘马上举行婚礼’，那就只能在西昌——发射澳星的前夕，我都离不开那儿。”

作者手迹

## 内 容 简 介

“两弹一星”，本世纪我国在世界上影响最大的科研成果。

“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的神秘领域。

北京、重庆、西昌、莫斯科、洛杉矶几个家庭四十年间的  
悲欢离合。

我国三代导弹专家曲折的生命历程。

爱情生活令人感慨不已——纪律无情，人有情。



# 1



山城重庆的冬天难得下雪，今天飘了一点雪花儿，落地就化，留不住。黄昏时分不下了，未见晚霞，天空灰沉沉的，也许夜里还会再落一些。

今晚是除夕，这是咱中国人过年（从腊月二十三过小年算起，直到正月十五闹元宵、舞龙灯为止）当中最重要的日子。出于儒家传统道德，人们重感情，重家庭，尊老爱幼，在外地经商、读书、工作的年轻人都要千方百计地在除夕之前赶回家，与亲人团聚，全家人和和美美地一起吃团圆饭，陪伴老人守岁，辞旧迎新。然而，今年除夕夜，张家小院里就缺少一位主要的人物——在美国当教授的张环没能赶回来。

他原本是要回国的，家里上有老，下有小，还有阔别数年的妻子，长期牺牲天伦之乐，人伦之情，有悖于中国人的道德

观。尤其是他时时惦念处于贫穷落后中的祖国，认定自己掌握了一门尖端知识之后，就应该尽力报效她。可惜，今年他没能赶回来。

这是1947年的除夕。张环掌握的尖端知识带有神秘色彩，国内很少有人理解，虽经多方联系，国民政府，以及几所大学，都未能给他安排个工作岗位，说惨一点，连个端饭碗的位置都没给。后来，此事可能令蒋家王朝遗憾几十年。当然，也许是张环教授没敢直截了当地把秘密说出来——两年前的他作为空气动力学专家，随同美军的一个科技小组，前往即将投降的希特勒德国，秘密地接收了一批V-2飞弹，以及制造飞弹的技术资料和德国专家。回到美国之后，他参加了一段有关的研究工作，由于自己毕竟是个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而研制飞弹的工作也太秘密了，为了能够回国，不被联邦调查局刁难，他“激流勇退”，从那与世隔绝的、孤岛般的军事基地脱身，仍然当个学者，回到大学去教书了。

张环没能回家团聚，他的妻子潘玉玲还是在廊前挂上了一只好看的走马灯，这是张家的“传统”，每年都挂。因为张环从小就喜欢走马灯，大概跟他后来最感兴趣的空气动力学有关吧，你看，由于烛焰的热气上升，推动螺旋桨似的叶轮旋转，那奔月的嫦娥也就转起来了。“多好看呀！”张环不只一次说过，“中国老百姓早就懂得空气动力学，可惜皇帝轻视科学，压制科学。”

另一项“传统”便是燃放起花，这也是张环赞不绝口的，“火药，火箭，都是咱中国人发明的！”

现在，张老太爷正在小院里看着八岁的孙儿继业和同龄的女孩儿何美华一块儿燃放起花。

张老太爷并不太老，今年六十七岁。可是，“人生七十古



来稀”，七年前全家人就为他作过六十大寿了，又有了孙子，也就名正言顺地成了老太爷。

一支支起花喷着火焰，飞向夜空，煞是好看，老的、小的都很高兴。

“嘭嘭嘭！”敲门声。

女佣人杨妈赶紧去开院门。

来客是西装革履的留学生严立功，进门就向张老太爷三鞠躬，满脸笑容，口气亲切，“提前给师爷拜年啦！”

潘玉玲从堂屋里迎出来，她身穿绸面薄棉袄，烫发，戴金丝眼镜，是个有文化的新女性，边走边说，“你来得正是时候，自家人拜年都是在三十晚上嘛。”

严立功又向她鞠躬，“给师母拜年！”

潘玉玲只有三十岁，笑着侧身，不肯正面受礼，连说，“不敢当！别叫师母，我才比你大几岁呀？还是叫师姐吧。”

严立功是学理工的，说话有根有据，“从前是师姐，可是，你跟张老师结婚啦，也就比我大了一辈儿。”

张老太爷直摇头，“你们上的是洋学堂，才会出这种怪事情，老师看上了自己的女学生……过门儿以前，玉玲也是管我叫师爷的。”

潘玉玲笑着，“过了门儿就叫爸爸，可不是升了一辈儿么。”

张继业拿着起花跑过来问，“严大哥，你说这起花为什么能上天？它到底能飞多高？”

“继业，你问得真好！我正跟你爸爸学这一门儿哪……”

严立功的话设说完，大门外响起了汽车喇叭声。

杨妈说，“准是来接何小姐的。”赶紧去开门。

汽车司机进来，拉住何美华，“小姐，快回家吃年夜饭去

喽！”

何美华像个小大人儿似的，看看手表，一撇嘴，“还差十分钟呢，你来这么早干吗？”

司机伸出手腕来让她看，“小姐，你有表，我可没有。”

潘玉玲劝说，“美华，回去吧，我送你上车。别让司机为难。”

何美华没玩够的样子，翻着大眼睛看张继业。

张继业也像个男子汉，“她是我的同学，我来送！”

两个孩子手拉手地走向大门。潘玉玲和杨妈前后护卫着。



## 2



张家小院大门外，狭窄的巷子里停着一辆崭新的1945年福特牌轿车，这在当时的重庆市属于凤毛麟角。邻居的孩子们围着小轿车看热闹，用手摸，扒着车窗往里瞧——车里坐着一位珠光宝气的贵夫人，她叫叶淑珍，是何美华的母亲。

司机毫不客气地轰开车边的“野孩子”，骂着，“滚开！轧死你们！”

叶淑珍并不下车，等司机拉开车门，她才伸手把何美华拽上来，搂在怀里，亲着，“宝贝儿，跟妈妈回家吃团圆饭去喽，爸爸从香港给你买回来大龙虾，还有你喜欢的美国巧克力，喷喷香的法国香水……”

何美华根本不听这些，挣脱妈妈的手，又跳下车来，跟张继业说，“明天上我家来玩儿！”

张继业摇头，又看着潘玉玲，希望妈妈答应。

潘玉玲不点头。何美华也不上车。

三十二岁的贵夫人叶淑珍，这时才下车来拉她的宝贝女儿，“乖，全家人都等着你哪，快跟妈妈上车吧，乖！”

何美华撅着嘴不走，“他还没答应我哪。”

潘玉玲一直侧目看着叶淑珍对美华亲昵的样子，心情复杂，脸色也难看。

叶淑珍拉不走女儿，只好求潘玉玲了，“张太太，这可得你说句话啦，就让继业明天上我们家来玩儿吧……唉，这对儿小冤家，一天不见面都不行。”

潘玉玲冷冷地说，“是啊，那就叫美华明天还过来玩儿，反正你们家有小汽车，接送都方便。”

叶淑珍一笑，“好说！明天我派车来接继业，车接车送，就这样说定啦。”

何美华立刻叫起来：“好好！张伯母，我求求你，就答应了吧！”

不知为什么，潘玉玲对美华也格外亲，立刻喜笑颜开，“答应，好孩子，我答应！”

这边，叶淑珍的脸色又变得难看了，拉美华上了车，“嘭”的一声，使劲关上了车门子。

潘玉玲笑容顿失，拉着继业回身进院。

小轿车开走。巷子里的孩子们追着跑了好远。

邻居老头儿说着口音浓重的四川话：“何老板家哩汽车，接个么妹儿，要烧好多煤油呕！”

杨妈也说四川话：“啥子么妹儿嘛，何老板就只有这一个小小姐，车子里那位大太太生哩，又讨了姨太太，还是莫得生个少爷。”

老头儿叹气，“唉，富贵人家多造孽哟，金山银山，香火

怕是还会断呕……”

### 3

张家堂屋里，摆设都是老式红木桌椅。电灯也不明亮。严立功把一小盒礼品放到桌上，“不成敬意。这是我从美国带回来的花旗参，孝敬师爷的。”

张老拿起来看看，“你们留学生有什么钱？还买这贵重的东西！”

“并不太贵，而且这只有半磅。我问过老师，这次回国，孝敬师爷一点儿什么呢？老师说，过去他给师爷带过花旗参，还吃得惯。”

“倒是吃得惯，比吉林人参性味温和。”

潘玉玲从内室拿出一个布包袱，交给严立功，“这是张老师的几件旧衣服，麻烦你带给他吧。”

“怎么能说麻烦呢！一定送到。我明后天给长辈们拜年，再看望几个同学，初五上船，就不再来辞行了。”

“有一个月也就到美国了吧？”

“到啦。先坐民生公司的江轮到上海，再换乘美国的大轮船。”

张老颇有感慨，“还是留学生自由，两年回趟家。张环就不行。”

“张老师说过，明年他一定辞职，回国干一番事业！”

张老指着条案上的万户雕像说，“这是张环出国前雕刻的万户像——飞天，是他的志愿。”

这是一尊黄杨木雕像：明朝官员万户坐在椅子上，背后和椅子四周捆着许多手腕粗的起花——有如“二踢脚”般的火药筒。

张继业问：“万户这个人，身上捆满了起花，他打算飞多高？”

张老抚摸着孙儿的头，说道：“天有九层，鸟儿飞到第一层，人开飞机能到第二层，万户他打算飞到第三层，可惜没成功。第四层就是神仙住的地方了，佛经上说，四重天有八大部洲，是长生不老的极乐世界……”

小继业睁大眼睛，听得入神。



#### 4



十年以后，严立功在美国西海岸洛杉矶的房子里收拾行装——简单得很，仅仅是一些衣服和日常生活用品——妹妹严立言帮他装进一只小皮箱。

“别的东西……就真的什么也不带啦？”妹妹无可奈何地又问了一句。

“这是跟联邦调查局达成的默契，”严立功说，“一本书也不带，不给他们提供任何借口！免得出境检查的时候节外生枝，再把我扣下。”

这里是美籍教授严立德的家。这位大哥四十岁了，无可奈何地在客厅里来回踱步。他走到一个镜框前，凝视片刻。镜框里是张环教授的照片。

严立德近似自言自语，“爱国，谁不爱国？可是张环教授

回国以后又怎么样了呢？”

“大哥！”严立言叫一声，“你就别说啦。再过两小时二哥就上飞机了，现在谁也留不住他，何苦搅得他心神不安呢！”

严立功笑，“谁心神不安啦？大哥放心，此一时彼一时，新中国成立已经八年了，国内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跟张教授回国时的情形，不可同日而语。”

“变化大，不错。志愿军还在朝鲜半岛跟美国军队打了三年硬仗嘛，这叫我佩服！”严立德认真地说，“老二，你也三十五岁了，什么道理都懂得，不用我多嘴。可我就是不相信，共产党有没有这么大的器量，能信任你这样的美国博士，让你从事火箭研究？”

正说着，音乐门铃响了。严立言去开门。

潘玉玲急匆匆地闯进来，先抱歉，“真对不起，也没打电话预约……”又赶紧问，“立功还没走吧？”

严立言说：“吴太太你来得真巧！二哥马上就要去机场啦。”

潘玉玲急得语无伦次了：“不好意思，给我十分钟行吗？太打扰啦！”

严立功不再称她为师母，“吴太太请坐……有什么事，请讲。”

潘玉玲对严立德、严立言点头道歉，“等会儿我请二位吃饭，赔礼。现在，可是熟人不讲礼啦……”

她已从皮包里拿出一封信，交给严立功看。又在一旁解说，“这件事，张环生前是知道的。张爷爷也知道。只不过我们从来没往外说过，也没告诉过继业。1939年夏天，我住进重庆医院的妇产科，刚生了个女儿，还没出院，就遇上了日本飞机大轰炸，妇产科的病房被炸塌了，我也受了伤……”

讲起这段往事，潘玉玲忘了对方还要去机场。严立功也听得入神。

她记得很清楚，日寇零式飞机猖狂地轮番投弹，医院中弹起火，身穿白大褂的医生、护士往外抢救病员，有的还抱出来几个襁褓中的初生婴儿。潘玉玲腿部受伤，被护士架着逃出病房，这位护士的另一只手还抱着个婴儿，到了离大火稍远一些的地方，护士把婴儿塞到潘玉玲怀里，就又跑回去救别的病人了。敌机还在轰炸。潘玉玲抱着婴儿，踉踉跄跄地逃开去……

潘玉玲仔细地讲清了这些经过，才说，“万万没想到，我抱回家的是个男孩儿！就是现在的继业。当时，跟我住在同一个病房里的，有何老板的太太叶淑珍，她也生了个女孩儿。另一位是《新华日报》的记者，姓陈，只有她才生了个男孩儿。我敢断定，继业的生母就是这位姓陈的女记者。我有证据。”

她从信封里倒出来一个松紧带系着的小竹牌，让严立功看——竹牌上刻着红漆染过的号码：4—3。

潘玉玲解释，“这是戴在初生婴儿手腕上的号码牌儿。4是病房号，就是我们住的妇产科第4病房，3是病床号，那位陈记者住的就是3号病床。我的伤好了一点之后，就到重庆新华日报社去打听，才知道那位姓陈的女记者在轰炸中牺牲了！而她的丈夫又在前线，是八路军，在跟日本鬼子打仗。当时，重庆新华日报社的条件很差，生活很艰苦，我不能把这个正在吃奶的孩子送到他们那里去。只好记下了这孩子生身父母的姓名，等他父亲来到重庆再说。”

严立功指着那封信说，“是的，他生身父母的姓名，信上都写了。”

“后来的情形，不说，你也知道。”

“是，抗战胜利，国共和谈破裂，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

日报》撤离重庆了。”

他俩只顾交谈，严立言急了，催道，“二哥，该上车啦！吴太太，你跟我们一道送他去机场吧，有事儿，在路上还可以谈嘛。”

潘玉玲赶紧起身，“对对，瞧我多糊涂！当然要送立功上飞机……”

---

## 5

---

通往洛杉矶国际机场的高速公路上，车如流水。这里是“汽车王国”。

严立言把小轿车开得飞快，不断超车。大哥严立德坐在她身旁，忧心忡忡，紧锁眉头，想着一句老话，“人各有志”……是啊，中国经历了太长久的封建社会，思想禁锢，科技落后，倍受列强欺凌，张环留学有成，就一心回国，向往着科学救国，结果是白白地自我牺牲！今天，二弟立功又是个留学有成的，同样向往着科学救国，等待他的究竟是什么？“再开快点儿！”他脱口而出，心里涌现一个怪异的念头：要是由于超速行驶，被警察扣住，误了飞机才好……除此之外，大概谁也拦不住一心回国的二弟了。

潘玉玲和严立功坐在后排，继续交谈着抱错孩子的故事。她诚恳地说，“现在，我也不是张家的人了。自从来到美国，音信不通，更没法关照继业这孩子。我就想，国内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继业有可能找到他的生父，而且，他父亲还可能是个大官儿，这对继业会有很多好处。”



严立德回过头来说，“吴太太的想法很有道理。我从报纸上看到，共产党特别重视阶级出身。一个青年有亲友在美国，就叫做有‘海外关系’，这个青年再好，再努力学习，也不可能受到共产党的信任；如果这个青年的父亲是共产党干部，他就可以受到种种优待！”

严立言摇头，“大哥一定是受了台湾报纸的反共宣传。”

严立德生气，“你懂什么！”

严立功说，“你俩别争啦。共产党究竟怎么样，让我先回去看看。”

严立言说，“要是对你好，赶明儿我也回去。”

严立德说，“就算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严立言说，“大哥！有你这样说话的吗？是欢送二哥，还是咒他呀？”

车到了巨大的椭圆型国际机场，严立言减速，围着它那盆形建筑物寻找香港航空公司的登机入口。

严立功问潘玉玲，“你的故事还没说完哪，那次轰炸之后，就没找到你的亲生女儿？”

潘玉玲的脸色阴沉下来，“我认为找到了，就是何老板太太叶淑珍抱走的那个女孩儿。你也见过的，叫何美华。可是何太太坚决不承认……”

“有证据吗？”严立功的思维方式，是说话必须有根据。

“有！”潘玉玲一口咬定，“你们男士不懂，什么是母亲？我的亲生女儿，生下来只要让我看过一眼，就永远记得她的小模样。美华那孩子眼睛像我，嘴巴像张环，而且跟我特别亲！”